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三俠五義

石玉昆 著

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三俠五義

中

石玉昆 著 ● 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三侠五义

Sanxia Wuyi

石玉昆 著 瘦吟山石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 110001)

山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 印刷

字数: 615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0 3/4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0800

责任编辑: 马达骐 封面设计: 悟石 责任校对: 启非

ISBN 7-5313-1341-3/I · 1190 (上、中、下) 定价: 50.00元

第四十一回

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

且说何太监听了一怔，说：“奴婢瞧都堂为人行事，却是极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错，怎么这样恨他呢？想来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闹寒了心咧！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不懂圣人的道理。圣人说：‘父母之仇不共戴天。’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父母一般，我若不报此仇，岂不被人耻笑呢？我久怀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参作酒，这是天赐其便。”何太监暗暗想道：“敢则与都堂原有仇隙？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！但不知如何害法？我且问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”便道：“他用人参，乃是补气养神的，你老人家怎么倒说天赐其便呢？”

郭安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待你如何？”常喜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最疼爱我的，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亚如父子一般，谁不知道呢！”郭安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一宗事也不瞒你。你若能帮着我办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于你。咱们就认为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”何太监听听了，暗忖道：“我若不应允，必与别人商议。那时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

叫他记了我的仇了。”便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你老人家若不憎嫌，儿子与爹爹磕头。”

郭安见他如此，真是乐的了不得，连忙扶起来，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！往后必要提拔于你。只是此事须要严密，千万不可泄漏。”何太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嘱咐呢！但不知用儿子作什么？”郭安道：“我有个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当初老太爷在日，与尤奶奶商议的，没有用着。我却记下这个方子。此乃最忌的是人参。若吃此药，误用人参，犹如火上浇油，不出七天，必要命尽无常。这都是‘八反’里头的。如今将此药放在酒里请他来吃。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参酒，毒气相攻，虽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约他有年纪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时日，又不露痕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何太监说：“此事却用儿子做什么呢？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的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，跟都堂的那一个不是鬼灵精儿似的？若请他吃酒，用两壶斟酒，将来有个好歹，他必疑惑是酒里有了毒了，那还了得么？如今只用一把壶斟酒，这可就用着你了。”何太监道：“一个壶里，怎么能装两酒呢？这可闷杀人咧！”郭安道：“原是呀，为什么必得用你呢？你进屋里去，在博古阁子上，把那把洋鍱填金的银酒壶拿来。”

何常喜果然拿来，在灯下一看，见此壶比平常酒壶略粗些，底儿上却有两个窟窿，打开盖一瞧，见里面中间却有一层隔膜圆桶儿；看了半天，却不明白。

郭安道：“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诉你罢。这是人家送我

的玩意儿。若要灌人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着这个了。此壶名叫‘转心壶’，待我试给你看。”将方才喝的茶还有半碗，揭开盖，灌入左边；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，顺着右边灌入，将盖盖好，递与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过，斟了半天，也斟不出来。郭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拿来罢，别呕我了。待我斟给你看。”常喜递过壶去。郭安接来，道：“我先斟一杯水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水来。又道：“我再斟一杯茶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茶来。

常喜看了纳闷，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好老爷子，你老细细告诉孩儿罢。”郭安笑道：“你执着壶把，用手托住壶底。要斟左边，你将右边窟窿堵住；要斟右边，将左边窟窿堵住；再没有斟不出来的。千万要记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”何太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难道这壶嘴儿他也不过味么？”郭安道：“灯下难瞧。你明日细细看来，这壶嘴里面也是有隔舌的，不过灯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来的。不然，如何人家能不犯疑呢？一个壶里吃酒还有两样么？那里知道真是两样呢！这也是能人巧制，想出这蹊跷法子来。且不要说这些，我就写个帖儿，你此时就请去。明日是十五，约他在此赏月。他若果来，你可抱定酒壶，千万记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别斟错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何常喜答应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这边来了。

刚过太湖石畔，只见柳阴中蓦然出来一人，手中钢刀一晃，光华夺目。又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要嚷，就是一刀。”何常喜吓的哆嗦作一团。那人悄悄道：“俺将你捆缚好了，

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。若明日将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，你可要直言申诉；倘若隐瞒，我明晚割你的首级。”何太监连连答应，束手就缚。那人一提，将他放在太湖石畔柳阴之下。又叫他张口，填了一块棉絮，执着明晃晃的刀，竟奔郭安屋中而来。

这里郭安呆等小太监何常喜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以为是他回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回来了么？”外面答道：“俺来也。”郭安一抬头，见一人持利刃，只吓得嚷了一声“有贼”，谁知头已落地。外面巡更太监忽听嚷了一声，不见动静，赶来一看，但见郭安已然被人杀死在地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去回禀了执事太监，不敢耽延，回禀都堂陈公公，立刻派人查验。又在各处搜寻，于柳阴之下，救了何常喜，松了绑背，掏出棉絮，容他喘息。问他，他却不敢说，止于说：“捆我的那个人曾说来，叫我到三法司或开封府方敢直言实说，若说错了，他明晚还要取我的首级呢！”众人见他说的话内有因，也不敢追问，便先回禀了都堂。都堂添派人好生看守，待明早启奏便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尚未临朝。陈公公进内，请了圣安，便将万代寿山总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杀死，并将小太监何常喜被缚，一切言语，俱各奏明。仁宗闻奏，不由的诧异道：“朕之内苑如何敢有动手行凶之人？此人胆量也就不小呢！就将何常喜交开封府审讯。”

陈公公领旨，才待转身，天子又道：“今乃望日，朕要到忠烈祠拈香，老伴伴随朕一往。”陈林领旨出来，先传了将何常喜交开封府的旨意，然后又传圣上到忠烈祠

拈香的旨意。掌管忠烈祠太监，知道圣上每逢朔望日必要拈香，早已预备。

圣上排驾到忠烈祠，只见杆上黄幡飘荡，两边鼓响钟鸣。圣上来至内殿，陈伴伴紧紧跟随。正面塑着忠烈寇承御之像，仍是宫妆打扮，却是站像；两边也塑着随侍的四个配像。天子朝上默祝拈香，虽不下拜，那一番恭敬，也就至诚的很呢！拈香已毕，仰观金像。惟有陈公公在旁，见塑像面貌如生，不觉的滴下泪来；又不敢哭，连忙拭去。

谁知圣上早已看见，便不肯注视，反仰面瞧了瞧佛门宝幡，猛回头，见西山墙山花之内字迹淋漓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处却有何人写字？”不觉移步近前仰视。老伴伴见圣上仰面看视，心中也自狐疑：“此字是何人写的呢？”幸喜字体极大，看的真切，却是一首五言绝句诗。写的是：“忠烈体君王，哀哉杖下亡。芳名垂不朽，博得一炉香。”词语虽然粗俗，笔气极其纵横，而且言简意深，包括不遗。

圣上便问道：“此诗何人所写？”陈林道：“奴婢不知。待奴婢问来。”转身将管祠的太监唤来，问此诗的来由。这人听了，只吓得惊疑不止，跪奏道：“奴婢等知道今日十五，圣上必要亲临。昨日带领多人细细掸扫，拂去浮尘，各处留神，并未见有此诗句；如何一夜之间，竟有人擅敢题诗呢？奴婢实系不知。”仁宗猛然省悟道：“老伴伴，你也不必问了，朕却明白此事。你看题诗之处，非有出奇的本领之人，再也不能题写；郭安之死，非有出

奇的本領之人，再也不能殺死。據朕想來，題詩的即是殺人的，殺人的就是題詩的。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。”

不多時，包公來到，參見了聖駕。天子便將題詩殺命的原由，說了一番。包公听了（正因白玉堂鬧了開封府之後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，不想他却來在禁院來了），不好明言，只得啟奏：“待臣慢慢訪查。”卻又踏看了一番，並無形迹，便護從聖駕還宮，然後急急乘轎回衙，立刻升堂，將何常喜審問。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，現在轉心壺，還有茶水為證；並將捆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，說的是何言語，一字不敢撒謊，從實訴將出來。包公听了，暫將何太監令人看守，便回轉書房，請了展爺公孫策來，大家商酌一番。二人也說：“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為無疑，須要細細查訪才好。”二人別了包公，來到官廳，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。

次日包公入朝，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。天子聞听，更覺歡喜，稱贊道：“此人雖是暗昧，他却秉公除奸，行俠作義，却也是個好人。卿家必須細細訪查。不拘時日，務要將此人拿住，朕要親覽。”包公領旨，到了開封，又傳與眾人。誰不要建立此功？從此後處處留神，人人小心，再也毫無影響。

不料愣爺趙虎，他又想起當初扮化子訪得一案實在的興頭，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趟呢！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。此次却不隱藏，改扮停當，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，大搖大擺的出來。招的眾人无不嘲笑，他却鼓着腮幫子，當正經事辦，以為是私訪不可褻瀆。其中就有好性兒的

跟着他，三三两两在背后指指戳戳。后来这三两个人见跟的人多了，他们却煞住脚步，别人却跟着不离左右。赵虎一想：“可恨这些人没有开过眼，连一个讨饭的也没瞧见过，真是可厌的很咧！”

要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

且说赵虎扮做化子，见跟的人多了，一时性发，他便拽开大步，飞也似的跑了二、三里之遙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方将脚步放缓了，往前慢走。谁知方才众人围绕着，自己以为得意，却不理会；及至剩了一人，他把一团高兴也过去了，就觉着一阵阵的风凉。先前还挣扎的住，后来便哈着腰儿，渐渐握住胸脯，没奈何，又双手抱了肩头，往前颠跑。偏偏的日色西斜，金风透体，那里还搁的住呢？两只眼睛东瞧西望，见那壁厢有一破庙，山门倒坏，殿宇坍塌，东西山墙孤立，便奔到山墙之下，蹲下身体，以避北风。自己未免后悔，不该穿着这样单寒行头，理应穿一件破烂的棉衣才是。凡事不可粗心。

正在思想，只见那边来了一人，衣衫褴褛，与自己相同，却夹着一捆干草，竟奔到大柳树之下，扬手将草顺在里面；却见他扳住柳枝，将身一纵，钻在树窟窿里面去了。赵虎此时见那人，觉得比自己暖和多了，恨不得也钻在里面暖和暖和才好，暗暗想道：“往往到了饱暖

之时，便忘却了饥寒之苦。似我赵虎每日在开封府，饱食暖衣，何等快乐！今日为私访而来，遭此秋风，便觉得寒冷之甚。见他钻入树窟，又有干草铺垫，似这等看来，他那人就比我这六品校尉强多了。”心里如此想身上更觉得打哆嗦儿。

忽见那边又来一人，也是褴褛不堪，却也抱着一捆干草，也奔了这棵枯柳而来；到了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将草往里一抛。只听里面人“哎哟”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探出头来一看，道：“你要留点神呀！为何闹了我一头干草呢？”外边那人道：“老兄恕我不知，敢则是你早来了！没奈何，匀便匀便。咱二人将就在一处，又暖和，又不寂寞，我还有话合你说呢！”说着话，将树枝扳住，身子一纵，也钻入树窟之内。只听先前那人道：“我一人正好安眠，偏偏的你又来了，说不得只好打坐功了。”又听后来那人道：“大厦千间，不过身眠七尺。咱二人虽则穷苦，现有干草铺垫，又温又暖，也算罢了，此时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。”赵虎听了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这是说我呢！我何不也钻进去，作个不速之客呢？”

刚然走到树下，又听那人道：“就以开封府说吧，堂堂的首相，他竟会一夜一夜大睁着眼睛，不能安睡。难道他老人家还短了暖床热被么？只因国事操心，日夜焦劳，把个大人愁的没有困了。”赵虎听了，暗暗点头。又听这个问道：“相爷为什么睡不着呢？”那人又道：“怎么你不知道么？只因新近宫内不知什么人在忠烈祠题诗，又在万寿山杀命，奉旨把此事交到开封府查问细访。你说

这个无影无形的事情，往那里查去？”忽听这个道：“此事我虽知道，我可没那么大胆子上开封府。我怕惹乱子，不是玩的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怕什么呢？你还丢什么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帮着你好不好？”这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告诉你。前日咱们鼓楼大街路北，那不是吉升店么？来了一个人，年纪不大，好俊样儿，手下带着从人，骑着大马，将那么一个大店满占了，说要等他们伙伴，声势很阔。因此我暗暗打听，只是听说此人姓孙，他与宫中有什么拉拢，这不是这件事么？”赵爷听见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把冷付于九霄云外，一口气便跑回开封府，立刻找了包兴，回禀相爷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公听了不能不信，只得多派差役跟随赵虎，又派马汉张龙一同前往，竟奔吉升店门。将差役安放妥当，然后叫开店门。店里不知为着何事，连忙开门。只见愣爷赵虎当先，便问道：“你这店内可有姓孙的么？”小二含笑道：“正是前日来的。”四爷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二道：“现在上房居住，业已安歇了。”愣爷道：“我们乃开封府奉相爷钧谕，前来拿人。逃走了，惟你是问。”店小二听罢，忙了手脚。愣爷便唤差役人等，叫小二来，将上房门口堵住，叫小二叫唤，说：“有同事人找呢！”只听里面应道：“想是伙计赶到了，快请。”

只见跟从之人开了樞扇，赵爷当先来到屋内。从人见不是来头，往旁边一闪。愣爷却将软帘向上一掀，只见那人刚才下地，衣服尚在掩着。赵爷急上前，一把抓住，说道：“好贼呀！你的事犯了。”只听那人道：“足下

何人？放手，有话好说。”赵虎道：“我若放手，你不跑了么？实对你说，我们乃开封府来的。”那人听了开封府三字，便知此事不妥。赵爷道：“奉相爷钧谕，特来拿你。若不访查明白，敢拿人么？有什么话，你只好上堂说去。”说罢，将那人往外一拉，喝声：“捆了！”又吩咐各处搜寻，却无别物，惟查包袱内有书信一包。赵爷却不认得字，将书信撂在一边。

此时马汉、张龙知道赵爷成功，连忙进来，正见赵爷将书信撂在一边。张龙忙拿起灯来一看，上写“内信两封”，中间写“平安家报”，后面有年月日，“凤阳府署密封。”张爷看了，就知此事有些舛错，当着大众不好明言，暗将书信揣起，押着此人，且回衙门再作道理。店家也不知何故，难免提心吊胆。

单言众人来到开封府，急速禀报了相爷。相爷立刻升堂。赵虎当堂交差，当面去缚。张龙却将书信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便知此事错了，只得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，因何来京？讲！”左右连声催喝。那人磕头，碰地有声。他却早已知道开封府非别的衙门可比，战兢兢回道：“小人乃，乃凤阳府太守孙，孙珍的家人，名唤松，松福，奉了我们老爷之命，押解寿礼给庞太师上寿。”包公道：“什么寿礼？现在那里？”松福道：“是八盆松景。小人有个同伴之人名唤松寿，是他押着寿礼，尚在路上，还没到呢！小人是前站，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。”包公听了，已知此事错拿无疑，只是如何发放呢？此时赵爷听了松福之言，好生难受。

忽见包公将书皮往复看了，便问道：“你家寿礼内，你们老爷可有什么夹带？从实诉上来。”只此一问，把个松福吓的抖衣而战，形色仓皇。包公是何等样人，见他如此光景，把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好狗才！你还不快说么？”松福连连叩头，道：“相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说，实说。”心中暗想道：“好利害！怨的人说开封府的官司难打，果不虚传。怪道方才拿我时，说我事犯了。‘若不访查明白，如何敢拿人呢？’这些话明是知道，我如何隐瞒呢？不如实说了，省得皮肉受苦。”便道：“实系八盆松景，内暗藏着万两黄金，惟恐路上被人识破，故此埋在花盆之内。不想相爷神目如电，早已明察秋毫，小人再不敢隐瞒；不信，老爷看书信便知。”包公便道：“这里面书信二封，是给何人的？”松福道：“一封是小人的老爷给小人的太老爷的，一封是给庞太师的。我们老爷原是庞太师的外孙。”包公听了点头，叫将松福带下去，好生看守。

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夹带呢？只因书皮上有“密封”二字，必有怕人知晓之事，故此揣度必有夹带。这便是才略过人，心思活泼之处。

包公回转书房，便叫公孙先生急缮奏折，连书信一并封入。次日进朝，奏明圣上。天子因是包公参奏之折，不便交开封审讯，只得着大理寺文彦博讯问。包公便将原供并松福俱交大理寺。

文彦博过了一堂，口供相符，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凤阳太守的礼物，不准落于别人之手。立刻抬至当堂，将八盆松景从板箱抬出一看，却是用松针扎成的“福如

东海寿比南山”八个大字，却也做的新奇。此时也顾不的松景，先将“福”字拔出，一看里面并无黄金，却是空的。随即逐字看去，俱是空的，并无黄金，惟独“山”字盒内，有一个象牙牌子，上面却有字迹，一面写着“无义之财”，一面写着“有意查收”。

文大人看了，便知此事诧异，即将松寿带上堂来，问他路上却遇何人？松寿禀道：“路上曾遇四个人带着五、六个伴当，我们一处住宿，彼此投机，同桌吃饭饮酒。不知怎么沉醉，人事不知，竟被这些人将金子盗去。”文大人问明此事，连牙牌子回奏圣上。

仁宗天子又问包公。包公回奏：“四勇士天天随朝，并未远去，不知是何人托言诡计？”圣上就将此事交包公访查，并传旨内阁发抄，说：“凤阳府知府孙珍年幼无知，不称斯职，着立刻解职来京。松福松寿即行释放，着无庸议。”庞太师与他女婿孙荣，知道此事，不能不递折请罪。圣上一概宽免。惟独包公又添上一宗为难事，暗暗访查，一时如何能得。就是赵虎听了旁言，误拿了人，虽不是此案，幸喜究出藏金，也可以减去老庞的威势。

谁知庞吉果因此事一烦，到了生辰之日，不肯见客，独自躲在花园先月楼中去了。所有客来，全托了他女婿孙荣照料，自己在园中，也不观花，也不玩景，惟有思前想后，叹气唉声，暗暗道：“这包黑真是我的对头。好好一桩事，如今闹的黄金失去，还带累外孙解职。真也难为他，如何访查得来呢？实实令人气他不过！”正在暗恨，忽见小童上楼禀道：“二位姨奶奶特来与太师爷上

寿。”老贼闻听，不由的满面堆下笑来，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小童道：“小人方才在楼下看见，刚过莲花浦的小桥。”庞贼道：“既如此，他们来时，就叫他们上楼来罢。”小童下楼，自己却凭栏而望，果见两个爱妾姹紫与嫣红，俱有丫鬟搀扶。他二人打扮的袅袅娜娜，整整齐齐，又搭着满院中花红柳绿，更显得百媚千娇，把个老贼乐的老老家都忘了，在楼上手舞足蹈，登时心花大放，把一天的愁闷俱散在“哈密国”去了。

不多时，二妾来到楼上，丫鬟搀扶，步上胡梯。这个说：“你踩了我的裙子咧！”那个说：“你碰了我的花儿了。”一阵咕咕呱呱，方才上楼来，一个个娇喘吁吁。先向太师万福，禀道：“你老人家会乐呀，躲在这里来了，叫我们两个好找！让我们歇歇，再行礼罢。”老贼哈哈笑道：“你二人来了就是了，又何必行什么礼呢？”姹紫道：“太师爷千秋，焉有不行礼的呢？”嫣红道：“若不行礼，显得我们来的不志诚了。”说话间，丫鬟已将红毡铺下。二人行礼毕，立起身来，又禀道：“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楼备下酒肴，特与太师爷祝寿。务求老人家赏个脸儿，千万不可辜负了我们一片志诚。”老贼道：“又叫你二人费心，我是必去的。”二人见太师应允必去，方才在左右坐了。彼此嬉笑戏谑，弄的个老贼丑态百出，不一而足。

正在欢乐之际，忽听小童楼下咳嗽，胡梯响亮。

不知小童又回何事，下回分解。